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如來現相品」，北方師子奮迅菩薩讚頌第三首：

【一切諸剎土，廣大眾會中，名號各不同，隨應演妙法。】

這一首偈是「讚業果化」，這是第四種。「一切諸剎名號不同者」，清涼大師說：「示同趣類業報名字故。」諸佛如來、法身菩薩應化在九法界，示現種種不同的身相。前面跟諸位報告過「隨類化身」，應以什麼身得度，他就現什麼身。所以身相不相同，名號當然也不一樣。這些事與理，前面都講得很多，目的是為了普度眾生。

經文裡面，我們看前面這兩句，『一切諸剎土，廣大眾會中』。一切諸剎是種種不同，人間有佛剎，天上也有佛剎，九法界，哪一個法界都有佛菩薩應化，佛菩薩應化的所在就是剎土。剎土的形式不相同，名字也不一樣，『名號各不同』。『隨應演妙法』，這一句是說應以什麼法門得度，佛菩薩就為他示現、演說什麼樣的法門。這一句明顯的給我們說出來，佛無有定法可說，佛菩薩說法是隨機而說的。從這個地方，我們就要明瞭佛在大經裡面，在大乘經上說：「佛無有定法可說。」菩薩亦復如是。

歷代祖師大德當中，確實有不少是佛菩薩應化來的，我們從什麼地方能觀察得到？當然從「說經」，只有現佛身才說經。釋迦牟尼佛要是示現菩薩身或其他身分到我們這個世間來，那就不能說經了，只能夠講經、註經。我們從「講」跟「註」也能夠看到，經不是定法。同樣一部經，在中國讀誦、流通最廣的，要算是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我們曾經看到《金剛經》五百家註，這是最少的，

最少的也有五百種不同的註解。諸位想想，如果這部經只有一種講法，那就一個註子就夠了，哪裡有那麼多？可見得同樣一部經，有種種不同的講法。這個道理我們要認真的去參究，你要知道為什麼。

世尊說經的目的是幫助人破迷開悟，所以說經一定有當機者、有對象，幫助這個人開悟。佛當年說經，祖師大德們（這裡面有出家、有在家）講經說法目的也有對象，現在聽眾是哪些人？不能把聽眾忘掉，要幫助這些聽經的人悟入。聽眾對象不一樣，講的人要仔細觀察，他的毛病究竟在哪裡？這叫觀機。他為什麼不開悟？為什麼不修福？為什麼學佛功夫不得力？這些問題講經的同學們不能不知道。

大環境裡面，我們要曉得時代的潮流，現在是什麼時代？在這個時代裡面，一切眾生想什麼？說什麼？做些什麼？我們不能不知道。無論他是作善還是作惡，我們一定要明瞭，他的果報在什麼地方。更深一層的觀察，他對於宇宙人生種種的想法看法，怎麼形成的？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？為什麼會有這個看法？為什麼會有這些作法？就像大夫替一個病人診斷一樣，你要把他的病源搞清楚，這個病怎麼來的？怎麼生的？

從大環境到他個人，他個人的家庭，他家庭裡面的上一代、再上一代，都是積功累德，修善修福，我們就曉得這個人善根，善有根！我們就曉得過去生中他有善根，今天生在有善根人的家庭，受過好的教養。但是今天大環境不好，他染了很多的惡習氣，這惡習氣是怎麼樣薰養而成的，你都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然後你給他講一部經，你就曉得這個經應該怎麼講法。

《金剛經》五百種註解，你就知道五百種不同的講法。五百種之外，還有沒有不同的講法？有。任何一部經的講法無量無邊。為

什麼？對象不一樣，那怎麼會相同！對象不一樣。就是同一個人聽經，這一個人一天當中，情緒變化不一樣，心裡面妄想分別執著起伏不一樣，早晚情緒不相同。他在歡喜高興的時候，你應該是怎麼講法；他情緒低落的時候，應該怎麼講法。

佛菩薩有智慧，我們講有神通、有善巧方便。有緣的人遇到他們，他們給你幾句話一說，你恍然大悟，就醒悟過來。我們凡夫講經說法，沒有這個能力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是自己的煩惱沒有斷盡，智慧不圓，方便有限。往往不但不能令眾生開悟，反而令眾生產生誤會，這個事情往往有之。我們發心學講經的同學們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認真的學習，為什麼？沒有這一方面的學問，講經要想契機，難！理，佛在經教裡面為我們指示，不會錯誤。我們的過失多半是不契機，所以經上這一句話「隨應演妙法」，就是契機！隨順眾生，應該給他說什麼法，就給他說什麼法，這個不能不曉得。

清涼大師說，上面這三首偈是「依身」說的。我們看第四首：

【如來大威力，普賢願所成，一切國土中，妙音無不至。】

這一首在十化裡頭叫「辯揚化」，辯是辯才，揚是宣揚。「隨應演妙法」，你要是沒有辯才，你做不到。要有智慧觀機，辯才演說才能幫助眾生斷疑生信。所以演說，講席裡頭常常說，演是「表演」，說是「宣說」。演是形象，務必要做出來給人看。古大德（我們不要說佛菩薩了）是先做後說，他要發心講經說法，他一定自己先做到。這個做到，我們要注意常常互相勉勵。尤其在今天這個時代，災難頻繁，果報可畏，決定不能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，決定要知道隨順佛陀教誨，改過自新。

知道自己的煩惱習氣就是「覺悟」。覺悟了，就要知道放下自己的煩惱習氣。覺悟就是「看破」，毛病習氣改過來就是「放下」，自行化他，唯此一端！現在人只會說，在日常生活之中依舊隨順

自己的煩惱習氣，經講得再好，別人不會相信；「你說佛講得這麼好，你為什麼不做？你自己沒有能做到，你要求我們做，是不是拿著佛菩薩來欺騙我們」？這種疑慮在所不免，自他都生煩惱。為人演說的目的是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你看看，不但達不到這個目的，反而給這個目的加了一重障礙，你說罪過不罪過？

所以學經教的同學們，首先要觀察眾生的根機，知道他眼前迫切的需要，對於佛法沒有信根的人、有懷疑的人，還有在沒有接受佛教之前，曾經受到社會上一般錯誤的誤導，很多！我在沒有學佛之前，就是屬於這一類，被社會一些知識分子誤導，說佛教是迷信、佛教是消極。我們從小聽人家這麼講「先入為主」，對於佛法有一個很不好的成見，這個成見不容易打破。我要是沒有遇到方東美先生，這個錯誤的見解，沒有人能夠幫我糾正。要是不能夠糾正過來，佛法再好，我這一生不會接觸它，不會相信它，這樣殊勝的功德利益，真的是當面錯過！

我知道像我這樣被誤導的人不在少數，我們要如何幫助他除掉成見、幫助他生起信心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你要觀察聽眾的根性，已經相信的，這個相信還分等級，差別很大。確實有人是迷信，真的是迷信，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看待，求佛菩薩保佑他，對於佛法什麼也不懂，以為種種豐厚的祭祀供養，就得佛菩薩歡喜，得到佛菩薩保佑。這一類的人，在這個社會上是有人在，趨向於迷信，同樣也得不到佛法真實的利益。對於知識分子來說，這個對於佛法是反宣傳，是很不好的負面形象。還有一類，雖然有信心，但對於經教接觸得少，信心不夠深。有些對經教下過很多功夫，能通達，也能說得很好，但他做不到。

所以根性種種不齊，你要跟他講經，當然有種種不同的方法。沒有信心的人，幫助他生起信心，破除疑惑；已經有信心的人，幫

助他信心增長；對佛法不理解的人，幫助他理解；已經理解的，幫助他加深。所以同樣一部經，就有無量無邊的講法，即使示現，也要看眾生的根性，做種種不同的示現，這個才是「大方廣、佛華嚴」，這是圓教，所謂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」。同樣道理，「圓人修法，法法皆圓」，沒有一法不是圓滿究竟的大乘法，這才是「無礙辯才」，世間人所謂的「通權達變」。

我們要怎樣才能做到？這個是佛法，用現代人的話來講，是靈活的運用，活活潑潑的教學。你要問從哪裡入門、下手？要從基礎奠定，循序而進，不能夠躐等。假如你沒有根基，你就來學這個法門，不但不得利益，會造成更嚴重的障礙。那是什麼？增長你的狂慧，增長你的邪知邪見。你沒有基礎，你不懂得，你聽經也好，讀經也好，往往會曲解經義、誤解經義。這個事情自古以來就很多，不只是現在。

從根本修，古人確確實實，無論在家出家，你想學佛，師父都是從根本教起。我學佛，無論是章嘉大師、李老師、方東美先生，都不跟我說大乘經。方老師是把佛經當作哲學來研究，他重視解門，也是由淺而深，循序而進。但是章嘉大師跟李老師他們是修行人，他們不是世間的學者，重視德行。這兩位大德，一個是在家，一個是出家，重視戒律，重視德行，我這才真正受到利益。兩位善知識都是以身作則，他們講得到做得到。我們聽在耳裡，看在眼裡，不能不佩服，跟他們學習。

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跟李老師十年，我的佛學基礎十三年，這十三年是受基礎教育。小時候對於儒家的教學，只沾了一點邊緣。由於時代的變遷，私塾廢除了，改成學校，採取西洋教學的方法。私塾的教學重視德行，改成學校，雖然也講，但是要求沒有從前老師那麼嚴格了。我那個時候進學校，學校還有修身課本，有這一門

課，修身。我大概只上了一年，到第二年，這個課程改成公民，課程常常改；以後公民又改成社會，公民這個課程名字也沒有了。我自己讀書親身經歷的，改來改去。

雖然沾上一點邊緣，根不深。親近李老師的這個十年，李老師非常重視，幫助我們補習，我們真的是到三十出頭，才真正下功夫來接受補習教育。老師那個時候常說：「亡羊補牢，還不算晚。」如果沒有這個基礎，你學的佛法，學多了就變成狂慧，到那個時候，你要發心弘法利生，真的是損己損人。這些全都是事實，我自己親身經歷的。

我知道教學不容易，我見過老師教學。我跟李老師十年，我看他怎樣教學生，學生能夠體會到老師那份苦心的實在不多，陽奉陰違，比比皆是。在學校裡面，學生舞弊，欺騙老師，這個事情可以說太多太多了。哪個學校沒有？哪個班級裡頭沒有？此風不可長。這種風氣形成了，現在我聽說這個風氣演變到無法想像。你到學校念書，用功不用功無所謂，你家裡頭有錢有勢，給老師多送一點禮，你的成績就優良。你要不給老師送禮，你考得再好，拿不到分數。從前李老師常講這叫「學店」。

教育文化事業走到這一個地步，完全破產了，怎麼能夠說是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？跟這八個字一百八十度的相違背。教育破產了，社會當然動亂。今天的社會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必微密觀察，太明顯了，家不像家，國不像國；再說得不好聽，人不像人。人是什麼？人懂得倫常、道德，五倫、五常、八德能夠遵守不犯，那是人，人道。倫常、道德沒有了，《左傳》裡面講的：「人棄常則妖興。」這是說一個人把倫理道德丟掉了，這人不是人，是魔、是妖！

古人眼目當中，看到我們今天的社會，你才曉得他是如何的悲

痛，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值得我們反省。那要說是晚近，我們可以推到這近一百年來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，人被科技沖昏了頭，迷失了方向，一味向科學技術工商業去發展，把倫理道德完全撇開了，不再重視了。最初那一班人不重視，下一代變本加厲，到再下一代，到我們這一代至少是第四代，完全不要了。後果恐怖！古人所說的，恐怕免不了有大劫難。

世出世間聖人都常常教導我們，警策我們，善因善果。儒家講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殃是災禍。我們想想，這一百年來，我們積的是善還是不善？這大家知道，我們積的是不善；不善，後面就有災難。現在這個事情愈來愈緊迫，似乎就在眼前。最近這三、四十年來，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許許多多的預言，我們看到的有書籍，甚至於還有錄像帶流通，裡面的內容都是講大災難，沒有法子避免。可是我也看到不少預言的作者，也給我們有一線的希望，他說什麼？只要人心悔過，懺悔、改過，災難可以減輕、可以推遲，這真的是一線光明。

我們看看現在這個時代，人想的是什麼？貪、瞋、痴！人表現在外面是什麼？貢高我慢，目中無人；不要說目無尊長、目無父母，目中無人！誰有能力勸他們回頭？誰有能力勸他們回心向善？做不到。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講：「這個世界要亂了，佛菩薩神仙來都救不了。唯一的一條生路，念佛求生淨土。」說完這句話，第二天早晨他老人家往生了。我們今天看到眼前的局面，常常想到他老人家的話，他老人家最後的教誨，不能不認真努力學習。好，現在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現相品」，北方師子奮迅菩薩的讚頌第四首：

【如來大威力，普賢願所成，一切國土中，妙音無不至。】

這首偈是勸讚，清涼大師講「勸讚勵化」。「勵」是勉勵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勸勉。在教學的過程當中，勸勉非常重要，世出世間的善知識，沒有不重視這種教學的方法，勸導勉勵。

經文第一句『如來大威力』，這一句話不必詳細解釋，我們都知道，如來自性本具的「圓滿智慧」現前了，「圓滿的德能」也現前了，「圓滿的相好」，三種圓滿合起來，經論裡頭常常稱為「大圓滿」。大圓滿是講這三樁事情，這是我們凡夫眼目當中的「大威力」。

第二句告訴我們『普賢願所成』，這是讚歎如來，勉勵我們怎樣修學；要修「普賢願」，不修普賢願，你就不能成就。普賢願是什麼？全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無非普賢大願。這樣一部大經，我們學習很不容易掌握到它的綱領，從哪裡學起？從哪裡下手？可別忘記，還是持戒、修定、開慧，經上統統在教我們。所以無一不是從基礎學起，有了好的基礎，你才能夠受持「文殊的十波羅蜜」、「普賢的十大願王」，才能夠恢復自性的大圓滿。

十波羅蜜，前面詳細介紹過。如果沒有普賢十願，十波羅蜜是大乘菩薩的行門。普賢菩薩跟一般大乘菩薩差別在哪裡？差別在心量。大乘菩薩的心量，不錯，很大了，但是沒有周遍法界。即使也發周遍法界的弘願，願不深切，他那個大願時有時無，有時候有，有時候就失掉了。不像普賢菩薩的弘願，普賢菩薩弘願是念念現前，這個了不起。換句話說，決定沒有剎那之間「失念」；失念就是我們一般講忘掉了。沒有，剎那之間都沒有忘，真的是念念相續，無有疲厭，這一點了不起！

「一者禮敬諸佛」，用什麼來禮敬？幾個人能懂得。勢必要用其他的九願，你才能完成禮敬；禮敬裡頭少了一願，就不是禮敬。再跟諸位說，禮敬裡頭有圓滿的十波羅蜜，缺少一條，禮敬就不圓



滿。這是一般人不懂的，他怎麼能修？我這個說法是就本經教義來講的，我們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。為什麼做不到？沒基礎。然後你才曉得，禮敬裡頭要具足三學六度。

拿我們現在教學常常勸導同學的，你要圓滿的具足我們今天所要求大家的《弟子規》。你做到了沒有？有一條沒有做到，禮敬裡頭就缺了一分；兩條沒有做到，就扣你兩分。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你有沒有做到？《沙彌律儀》有沒有落實？我們現在要求的水平很低，古大德的要求高，不但沙彌律儀，還有比丘的律儀、菩薩的律儀。這樣一來，那個禮敬分數扣光了，一百分恐怕剩下來只有二、三分而已。所以普賢行難，太難太難了。

佛在大乘經上常講：「菩薩不修普賢行，不能圓成佛道。」這個話是真話，不是假話。為什麼？普賢菩薩的智慧、德行都是圓滿的，一絲毫的欠缺都沒有。我們的德行有欠缺，那怎麼行！但是我們今天讀《華嚴》有一個好處，把我們的眼界拓寬了，心胸開闊。這個是真的，有一點幫助。

真正在行門上來講，古德常常說，說得很好：「修行立願在先。」你要先發大願，願能夠導行；願領導你的行，以行填願，你這個願不是虛願。「願」怎麼能夠發得起來？那是你有正確明顯的認知，你的願才發得起來。你對於宇宙人生真相完全不了解，叫你發個願，去幫助一切眾生，你發不出來。佛叫你發，「好，我也跟著佛說」。只是口說說而已，事實上做不到。這是什麼道理，自己一定要懂得；不知道宇宙人生跟自己的關係，所以願發不起來。

我們今天對於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，我們誠敬、熱情、互助的心發不起來，一看他跟我不同族群，他跟我不同信仰。佛教徒看到佛教徒有一種熱情，看到基督教徒，看到回教徒，就生排斥。什麼原因？事實真相沒有搞清楚。果然搞清楚了，這當中的誤會隔

閻自然就消除了。事實真相是什麼？佛在經上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不知道講了多少遍，粗心大意的人都疏忽了。就像這一段前面所說的，佛隨類化身，隨緣說法。隨類化身，這個眾生喜歡基督，試問佛能不能現「基督身」而為說法？這個人喜歡阿拉，佛可不可以現「阿拉身」為他說法？

佛教化眾生，你們天天念四弘誓願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那個「眾生」是指誰？眾生裡面包不包括基督教徒？包不包括回教徒？包不包括所有不同的族類、所有不同的宗教？全都包括。經上不是常講「盡虛空遍法界」、「世界微塵數剎土」、「每一個剎土，世界微塵數眾生」，你想，包不包括？全都包括了。所以真正一個佛弟子，接受佛陀的教誨，通達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怎麼會不恭敬！禮敬諸佛，他知道耶穌是諸佛，上帝是諸佛，阿拉是諸佛，所有宗教的那些領袖、創教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是諸佛菩薩示現應化的。

不僅如此，《華嚴經》實在講得透徹、講得明白，除我之外，所有一切有情眾生、無情眾生，自然現象、風雲的變幻，哪一樣不是諸佛菩薩化現的！大而虛空世界，小而毛孔微塵，我們在前面都讀過的。法界重重無盡，我們在那裡看到的是重疊的，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。就是自身這個身體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的「唯心所現」，那個心是什麼？「唯識所變」。識是什麼？「心」、「識」就是這一個偈頌裡頭一句：「毘盧遮那佛。」幾個人明白，幾個人肯定？果然搞清楚、搞明白、肯定了，「毘盧遮那」是梵語，意思是遍一切處，遍我一切身，遍我一切心；那個一切心就是「念頭」。

由此我們稍稍能夠體會得凡聖差別，就在一念迷悟。一念覺悟了，眾生成佛；一念迷惑了，你就是六道凡夫。覺悟的人，他的行，當然是普賢行，那還能錯得了！大乘菩薩行門不能圓滿，總有一些欠缺，原因在哪裡？認知不圓滿，就是他的認識、他的知見不圓

滿。這是小乘不如大乘，大乘不如一乘。《華嚴》是一乘法，一乘法是如來果地的境界，菩薩雖然學佛，哪有佛這麼大的心量、這麼圓滿的知見。這一部經自古以來講的人少，學習的人可以說每一代都不缺乏。學得像不像？看你是不是真學，你果然真學，哪有不像的道理！

從哪裡學起？總的來講，心要跟虛空法界相應，行要具足圓滿的菩薩行。這個圓滿的菩薩行，就是從初發心到等覺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的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。「行布」就是「次第」，像讀書一樣，從幼稚園小小班到研究所的博士班，完整的，這裡頭任何一位都圓攝一切位。這個教學的方法不可思議，世間沒有。

在世間法裡面，我們能看到高位攝低位，這個看到。譬如你讀到博士班，讀到最高的學位，日常生活當中，還是規規矩矩的不違背《弟子規》。《弟子規》是你初學的，幼稚園小小班初學的，一生都沒有失去，還是這樣規規矩矩的處事待人接物，這是高位能夠攝低位。但是在佛法裡面，低位裡頭有高位，初發心的時候，可以學等覺菩薩，這個教學的方法才叫圓滿。所以我們讀《華嚴》，一定要有這個認知，任何一位，譬如我們講初住位，初住菩薩，他對前面來講十信圓滿具足，一條不缺；後面一直學到等覺菩薩，等覺菩薩所修學的課程他也學。

一位如是，位位如是。有沒有次第？有。雖有次第，但是它圓融，不像其他大乘法，其他大乘法有行布，沒有圓融。頓教大乘有圓融，沒有行布。唯獨圓教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。諸位要記住，「行布」是佛學的術語，就是「次第」。「次第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次第」，在西方極樂世界這個現象最為明顯了。然後你才能夠體會到，西方世界有四土、有九品，這就是次第；但是它的四土九品是在同一個教室上課的，這就是圓融。

這一種教學的方式，現代世間看不到了。古時候有，我相信古時候西洋也會有，古時候私塾教學就是這樣的。私塾一個教室，一個老師教十幾二十個學生，最多只能教這麼多。學生的年齡不相同，有五、六歲剛啟蒙的，也有十幾歲學得很不錯的，在一起上課，程度不一樣，年齡不一樣。同學當中，大的同學他可以教小同學，同在一班，沒有分班；分班就有次第，沒有圓融。這不分班，真的像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次第不妨礙圓融，圓融又不妨礙次第。

我們在私塾裡頭念過很短的時間，每一個人念的書不一樣，有念《三字經》的，有念《百家姓》的，有念《幼學瓊林》，有念《古文觀止》，有念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。你學哪一門，老師給你上哪一門功課，各人念的書不一樣。私塾裡頭念書很吵雜，因為大家念的不是一個本子。老師教每一人都要大聲念，念到他能夠聽得到，他常常在座位中間巡視，聽聽你念的有沒有念錯，再聽聽他念的。我們相信西方古老時候，沒有像現在這些學校，我想教學大概都是這種情形。世尊、孔子當年教學，就是這個方法，一個老師，學生可不少。釋迦牟尼佛的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比孔子的多。我們也能夠相信在歷史上，釋迦牟尼佛教學的這個團體，可能是規模最大的，很少有一個老師帶著一千多學生，這很少。孔老夫子，我們在典籍上看，他也不過是幾十個人而已。

「普賢願」我們一定要重視。首先要有普賢的心量，普賢的心是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。平等就是廣大，為什麼？不平等就有界限，有界限就不大了。心量很大，大的對面有小；換句話說，他是相對的大，他不是真大。普賢的大是沒有相對的，不是相對的大、不是大小的大，那就是真的大了。古德有所謂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」，這個叫真大。有大小，有內外，那不是真大，是大乘佛法裡頭的，不是圓教的。在「賢首五教」裡面講，有大小，有內外，

小教、始教、終教、別教都有，圓教沒有。我們要怎樣學成一個圓頓的根性？根性，說老實話，與過去生中有關係，不能說沒有關係，多生多劫的積習，怎麼會沒有關係！但是雖然過去生中有這個習慣，後天不是不能改。所以為什麼要教育？教育就是改變你的習慣。

西方也有一句諺語，說得很有道理：「四十歲之前，你的相貌受遺傳的影響；四十歲以後，你的相貌要自己負責。」這個話講得很有道理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聽了這個話，很容易明瞭，四十歲之前，你受業力的影響，過去生中造的業力。四十歲之後，你這一生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可以脫離這個影響。在中國修行人裡面來講，袁了凡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命運從哪裡來的？積習造成的。你所累積的習慣造成的，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我天天累積佛菩薩，我其他的都放棄，我專門累積佛菩薩的德行，那麼你在這一生當中，肯定就成了佛菩薩。

佛法說出了這個道理，這個道理就是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。你為什麼不想佛？你為什麼不作佛？佛的心叫「大菩提心」。大菩提心難懂，我們把它用現代的話語，簡單的說出來，就是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正覺心、慈悲心，這是佛心。我們能夠放棄虛偽，就恢復真誠；放下染污，我們就得清淨；放下人我，我們就平等；放下迷惑顛倒，我們就得正覺；放下自私自利，我們就恢復慈悲。由此可知，虛偽、染污，貪瞋痴的染污，貢高我慢，自以為是，迷惑顛倒，自私自利，這是習氣，過去今生所染著的不善的積習，把我們變成這個樣子。

現在我們聞到佛法，我們明白過來了，要把這些不善的習氣消除掉，斷滅掉，隨順佛陀教誨，恢復本有的性德。你知道真誠是性德，只要把虛偽捨棄掉，真誠就透出來。真誠不要學，清淨不要學

，平等、正覺、慈悲都不要學，是你自性本有的。你現在被這些東西障礙，虛偽障礙你的真誠；貪瞋痴的染污，障礙你的清淨心；嫉妒障礙你的平等心，嫉妒、傲慢障礙平等；迷惑顛倒，障礙你的般若智慧；自私自利，障礙你的大慈大悲。你本來跟佛沒有兩樣。

我們要問，我們的真心、我們的佛性被障礙，它還在不在？在，肯定在。只要離開障礙，你就恢復了。我們的心要像佛心，這個心是普賢心。普賢的行，就是十波羅蜜。普賢的大願，普賢的事業，願力所成的事業，是自性本具的佛事。這個佛事是我們今天講的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，釋迦牟尼佛一生從事於這個事業，你們看看孔老夫子一生也是從事於這個事業。中國人尊崇孔老夫子為聖人，在印度就稱為佛陀，印度話的佛陀跟中國人的聖人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印度人稱菩薩，中國人稱賢人，意思完全相同，於是我們學佛就知道從哪裡下手。

社會教育，身教重於言教。教化眾生，先要教化自己；自己沒有能夠轉惡為善，轉迷為悟，轉凡成聖，你如何能幫助別人。孔老夫子教學，先端正自己。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，先都做到，確確實實自己轉惡為善、轉邪為正、轉迷為悟、轉凡成聖，他做到了，所以教學稱之為「三轉法輪」。

三轉法輪，第一個是示相，我做出來給你看，「示相轉」。這是我們常常提醒同學的，形象第一。世間人今天不知道孝順父母，我做孝順父母的這個示相，讓你看，你看看感想如何。世間人不懂得尊師重道，我表演給你看。我們今天講經的場所，香港、新加坡、澳洲，我們的講堂教室都懸掛著老師的德相，這是什麼意思？這就是示相教學，不忘師恩。我們今天這一點成就，是從老師那裡得來的，我們依教奉行就是尊師重道，老師教我的，我做到了。今天眾生忘恩負義，不懂得什麼叫道義、仁義、情義、恩義，我們做

出來給他看。過去韓館長對我們護持三十年，我們把這個大義示現給社會大眾看看。所以我們也把她的照片跟老師平列在一起，甚至於特別尊重她，這是知恩報恩的教材，知恩報恩的示相。示相不懂，這再說明，這個說明就是「勸轉」，三轉法輪第二個，這才用言詞來勸導你。最後「作證轉」，我做到了，做證明給你看。所以世出世間教學，示相，形象擺在第一，你要教化眾生，你要影響社會，第一個是端正自己的形象。我的形象不好，人家一看，就把你看穿了，講得再好，沒人相信。

雖然古德說：「能說不能行，國之師也。」那是什麼？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，聽到你的言教，聽得很有道理，你做不到，我來做。所以說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學生超過老師。老師講的，老師沒做到，學生聽了，學生做到了，學生超過老師。但那是很少數的學生，多數的學生不可能。所以你自己能用示相來教學，你感召的力量就強，受益的學生就多了。自己能說不能行，受益的學生很少，不會多。我們常講上根利智得益，中下根性難了，這個道理要懂。所以這一句是「普賢願所成」，我們不能夠疏忽。現在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